

# 我與徐悲鴻師

## ●楊建侯撰述·汪清澄推薦

每當我在書齋裏抬頭看到牆上掛的徐悲鴻老師所畫的馬時，就會凝神追思，勾起往事的回憶。

### 剛毅正直和藹可親

記得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，徐老師北上任北平藝專校長，我則西去桂林藝專任教，在上海汪亞塵家分手後，兩地遠隔，時通書信，卻未能見面。一九四九年後，我在金陵大學任教時，又通了幾封信，他很關心我的工作，指點我創作，甚至不厭其煩地插圖示範，促進我藝術水準的提高。一九五三年，我本想專程去北京探望他，但他來信說：「即將南下，可在南京敘談」。我得到他要來南京的復信，極其興奮，沒有想到這封信，竟成老師的絕筆。他與世長辭的噩耗來，真似晴天霹靂，使我悲痛欲絕！

徐悲鴻老師與我長別了，他那剛毅正直

和藹可親的形象，卻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。

溯自二十年代，我是個蟄居窮鄉，久已失學的青年，雖說前途茫然，卻非常喜歡藝術。當時，在李金發先生主編的《美育》上見到徐老師的素描，便生仰慕向往之心，貿然跑到南京來。徐老師是中大藝術系素負盛名的教授，而我是個幼稚的「鄉巴」，怎能得見？幸得藝術系一位學生的引見，總算有了進身之階。

徐老師家在丹鳳街，和汪東先生住同一座樓房，我第一次上門，有點躊躇不敢進去，徐老師向我招呼說：「進來吧！小伙子。」他看了我的習作，鼓勵再三，並責成顧了然同學照應到教室去旁聽。我激動得熱淚盈眶。這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大轉折，從此我才有第二年考入中大的動機和準備條件。

### 學畫最好造化為師

徐老師很重視素描。強調「素描是造型藝術的基礎」，認為沒有素描的堅實功夫，則繪畫不可能達到精深的程度。他還經常把歷代藝術大師的素描複製品拿給我們參考。徐老師對於中國繪畫的看法與見解，獨具慧眼。他認為中國繪畫自明清以來，在因循抄襲、閉門造車的保守思想籠罩下，已呈衰微。因此，他認為，欲復興中國藝術，就要鼓勵創新，切忌模仿古人陳法的「公式」和「八股」。他真正繼承了「外師造化，中得心源」的祖國優良傳統，並有所發展，要求「熟中見生」，創造各自風格。他寫給劉勃舒的信中曾說：「學畫最好以造化為師，故畫馬以馬為師，畫雞以雞為師。不必學我，真馬較我所作馬更可師法。」這也是當年常對我們講的話。因此，我們學習老師，只是「師其意而不師跡」。

徐老師平時對待學生像嚴父慈母一樣親。

記得一九三四年秋他帶領我們四年級同學去浙江于潛天目山寫生，在杭州住了一夜，準備次日包車出發。第二天清早天剛朦朧亮，我看到時間還早，就到清波門外看望多年未見的朋友，清波門離西湖很遠，又走錯了路，回到旅館時，已比預定開車的時間遲了一個半小時，同學們幾次建議老師留下條子先開車，徐老師都沒有同意。

我鑽進汽車，感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，不敢作聲。在軍中，我受到徐老師從未有過的嚴厲批評，其最重要的一句話是：「要你當兵，江山必失！」這給我很大震動。杭州距于潛有幾百里路，我們到了山門，爬上天目山老祖殿，安排好生活，已是夜幕低垂了。

## 贈睡貓圖我浪喜歡

大家圍坐在煤油下休息。我沒精打采的納悶，總覺得有一塊石頭壓在心上似的沉重，徐老師此時卻和顏悅聲地逗我說：「不舒服吧！磨墨，給你畫張畫吧。」當即揮筆，畫了一幅睡貓圖。我受畫之餘，內心有難以形容的激動。我很喜歡貓，記得，當我們隊伍從南京出發，途中老師出一個考題，要我們回答「老師的畫，什麼最好？」同學們的回答說紛紛，有說「馬」，有說「雄雞」，也有說「牛」，然而我偏說「貓」最好。老

師獨稱我「有眼光」。現在畫贈我《貓》，當然很中我意，但是今天早晨我這個聰明人卻幹出了糊塗事，《睡貓》又不無涵義，我心領神會，感謝老師對我的教育，便把它掛在床邊，作為「三思而行」的座右銘。

## 天目寫生形影相隨

我們在天目山，師生同吃同住，席地而睡。老師有一個罐頭，內裝有一些花生米，這是他飢餓時權作點心用的。然而同學們嘴饞，就偷偷把他的花生米「分而食之」，俟老師晚上發現，已「空空如也」，就敲幾聲罐頭，說：「樓上老鼠太多啊」。我們就是這樣師生像父子。在天目山二十幾天的寫生生活中，師生形影相隨，我更深一層了解到老師過去的苦難歷程。這使我深深領會到「窮而後工」，「知恥必勇」的深刻涵義，進而對徐老師更加崇敬。

老師對我們的教育，像春風沐雨似的，使我們沿著正確的藝術道路成長，對於藝術事業，也增加了興趣與信心。一九三一年暑假，我在家鄉組織並主持了「白浪畫會」，吸收其他藝術院校的青年畫家，逐年舉行展覽，同時在當地各報編印專刊發表，擴大老師教育的影響。凡此都受到徐老師的鼓勵。

一九三三年徐老師毅然決定籌辦法畫

展，考慮徵借稀有的傳統珍品和物色確有代表性的現代作家的畫。無錫大收藏家臧陶閣、裴岱雲家收藏的珍貴名畫甚多，要我去疏通商借。我和裴家本來很熟，裴統管、朱雲揮又是老友，聯繫比較順利。裴老聽說是徐老師的請求更樂意支持。因藏品都保管在上海四行保險庫中，相約在上海裴的親家李宅（李準後）代評選。在上海，張溥泉、葉恭綽、江小鶴、郎靜山、滑田友等都參加了選畫工作。最後，決定徵借李思訓的《江山漁樂圖》、王冕的《梅》和宗敬微的一幅等四件物品。記得這四件的保險費高達三十萬大洋。徐老師回國後，曾對我講，這四件東西，為展覽增色不少。在遠遊西方途中，他都隨身攜帶。

## 中法畫展炸毀偏見

擁有珍品三百多件的中法畫展，先在法國巴黎展出，盛況空前，打響了第一炮。此後，英、德、義、蘇紛紛相繼邀請他前去展覽。當時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，在歐洲會被誣蔑為「沒有文化」的國家。要是提到東方藝術，只有日本的份。這次畫展震動了西歐各國，可算得「揚眉吐氣」。徐老師于一九三四年暑假凱旋回來時，在上海世界園子裏舉行的歡迎晚會上，我聽到有人這樣說：

「這次中國藝術殺出去，打了第一炮，先生（徐老師）在國際藝術上的爆破，炸毀了西方人視中國為「無文化之國」的頑固偏見，為祖國文化藝術在世界藝壇上樹立起威信。」展覽以後，巴黎國立外國美術館專闢了中國畫陳列室，使中國畫從此進入世界美術的殿堂。中法畫展給祖國人民帶來了莫大的鼓舞和無比的自豪感。

徐老師在其艱辛的旅途中，不斷給同學們寫件，費成武、孫多慈和我經常接到他的海外飛鴻。或寄畫片，或問學習。他的信經常以畫片為明信片，得了信，也就是得到名畫片的紀念。他還會命我將我的油畫「鐵工」攝影放大，寄蘇展覽。

一九三六年春，蘇聯版畫在上海青年會舉行展覽，老師約我同去觀看，參加座談，在會上，繼魯迅發言後，老師盛贊蘇聯版畫對中國木刻藝術的影響。

## 甜酸苦辣火須親賞

七·七蘆溝橋事件發生後，徐老師得知我流亡在漢口，當即匯來五十塊錢作赴重慶的路費。徐老師對我這次沿途流亡遭難的情況流露出慈父般的同情，特別在聽到我申述他曾賜予我的若干手跡不幸被劫失時，寬慰我說：「人能闖出封鎖線，就是大幸，何必

再去斤斤計較身外之物呢？」他邊說邊畫「立馬」一幅見贈。這幅畫，幸免浩劫至今，成為我唯一的珍貴紀念品。每當面對遺作，便會勾起我無限的敬慕之情。

我在重慶，初住左營街中大建築系主任虞炳烈同鄉處，繼遷到渝簡馬路郭有守家。徐老師平常喜歡吃我家的紅豆稀飯，黃君璧、謝稚柳、謝壽康兄弟等亦相往過從，談論細事，交流繪畫經驗，感情非常融洽。有一次徐老師帶來硬質柿子，我對它毫無興趣，從未沾唇，可是他說：「你還沒有發現其中的滋味。」強迫我吃，我嘗一口，味道卻很美。他就玩笑說：「由於對事物的偏見，會失去很多的好機會，凡事甜酸苦辣，都必親口嘗一嘗，才能得到真理。」這席話，至今猶在我耳際回蕩。

## 募捐救災抗戰火勝

一九三八年老師去前線，臨行時吩咐我照顧在七星岩托兒所的伯陽和麗麗以及他侄子徐煥如。此後他又輾轉國外，在新加坡、檳榔嶼等地舉行畫展，為祖國募捐救災經費，後來又應大詩人泰戈爾之邀，到了印度。他的《泰戈爾像》、《印度牛》、《愚公移山》等作品，都是在印度製作的。

一九四二年暑假，徐老師回到重慶，這

時我在重慶磐溪國立藝術專書，和他在石家花園同住。老師作畫還是勤奮不懈，他有每晨四、五點鐘起身作畫的習慣，《會師東京》等就是在這一時期裏完成的。他將抗戰必勝的信念形之筆墨，引起我學習國畫的興趣。在我晚上作畫的時候，老師常把他所用的明亮電石燈和我所用暗淡的桐油燈對調，他自始至終鼓勵著我作畫。

## 病中救我銘感終身

此後，我在被日機炸傷，藝專解聘以及家庭的變故等相繼的逆運中，他又給我以幫助。特別使我難忘的是這樣一件事：一九四四年暑假，前國立藝專校長陳之佛去職，我也隨之而解聘。在舊社會裏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早已司空見慣，不足為奇。但失業對我這個子女成行家累重重的人來說，是不堪設想的。當時徐老師正臥病在歌樂山醫院內，得知了我失業的消息，十分焦慮，一時又無法馬上為我解決，他便寫來了兩封信，一封致中大校長顧毓琇，一封致中大美術系主任呂斯百，申請要求辭去他自己在中大的教職，推薦我去頂替。這件事雖因故未能如其願，但徐老師為解決學生的生活問題，而肯犧牲自己的經濟來源，更不用說是在病中。老師對我恩深如海，使我銘感終身，沒齒難忘。